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八三三號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郵局 報價每張邊幣百元

鳴謝

我一分區又蒙晉綏分局全體同志捐出個人積蓄本幣暨食衣物等及機關生產節餘小米共折米三千四百九十八斤。軍區衛生部直家川口、碧村、馬甫灘、朔縣、靜樂、離石、臨縣安業等各醫院、醫務所全體傷病員及全體工作同志捐出伙食節約小米八千斤。晉綏日報社全體工作人員工人同志，捐出伙食節約與個人積蓄小米一千零四十斤，本幣六十萬元，衣服百餘件。新華書店及德興永全體同志捐出個人積蓄農幣五十八萬元。以上共計小米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八斤，本幣一百一十八萬元，衣服百餘件，悉數救濟我一分區受災同胞，這種以公私節約救災救死的階級友愛精神，令人感佩之至，謹代表我受救災胞暨報鳴謝。

※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晉察冀晉冀魯豫合併
形成華北解放區
建立全華北黨政軍的統一機構

（新華社華北某地二十一日電）爲了適應華北新形勢的需要，業已完全聯成一片的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現已實行合併。中國共產黨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合併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華北中央局；晉察冀人民解放軍和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合併後，成立了華北人民解放軍，兩解放區的野戰軍各爲華北人民解放軍的一個野戰兵團；晉察冀邊區政府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亦決定合併，成立聯合行政委員會。

中共華北中央局
電賀解放臨汾

（新華社華北二十三日電）中共華北中央局致電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徐向前司令員，祝賀解放晉南重鎮臨汾大捷。電文如下：

徐司令員並轉臨汾前綫全體指戰員同志們：

我們熱烈地慶祝解放臨汾的大捷，當此華北我黨我軍與全體人民在各路解放軍不斷取得偉大勝利聲中，業已形成統一的華北解放區，建立了全華北黨政軍的統一機構；在華北中央局統一領導之下，將更加集中力量，齊一步伐，努力建設，繼續支援前綫，爲解放全華北而奮鬥。特電致賀。

華北中央局 五月二十一日

新華社社論
舊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

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後一齣戲，已經演過了。從三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一日，他在南京召集了一羣騙和傀儡開了所謂「國民大會」，由這個大會「選舉」了他當「總統」。但是這齣戲是演得這樣難堪，以致人們不知他們是在作喜事，還是在出喪。所有蔣管區一切中外報紙刊物和通訊社，包括國民黨各派的報紙刊物通訊社在內，毫無例外地每日不停地宣揚和嘲笑着「國大」的各種醜聞。「國大」的內幕充滿了分崩離析，充滿了混亂和絕望，甚至蔣介石也責備他們的「國大代表」不堪爲「憲政模範」，而「國大代表」也反責蔣介石的報告隱瞞了戰爭的眞相。他們互相毆打，同時又一致地反對人民，作出這種或那種反對人民的決議。但正如一個外國記者所說：「代表們發出壯言豪語，猶如受驚的孩童走過墳場時吹口哨一樣。」他們在人民大革命高潮面前，是如此驚慌和絕望地來使蔣介石粉墨登場的。難道不是嗎，連蔣介石的主子美帝國主義者，不也在盤算着使蔣介石當選爲大總統後，在某種時機就下野出洋嗎？

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開所謂「國大」，當所謂「總統」，完全不加注意。人民所注意的，只是怎樣迅速地打倒蔣介石。解放區的人民，正在積極發展着勝利的人民解放戰爭，僅僅在「國大」期間，就解放了延安、洛陽、濰縣等五十多座城市。蔣管區的人民，正在繼續着反飢餓、反壓迫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從「國大」開幕時起，就以北平爲起點，開始了新的高潮，而到了蔣介石被「選」爲「總統」以後的五月四日，上海的學生就以當衆焚毀美國侵略者和中國獨裁者的塑像作爲「慶祝」。可以肯定地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民就要把這個「行憲政府」及其製造者送進他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去的。

蔣介石爲什麼落到這種下場呢？這就是因爲蔣介石是中國最腐敗反動的封建買辦集團的代表，這個集團堅決的執行着賣國、內戰和獨裁的反對人民的政策，堅決的執行着反對人民先鋒隊——共產黨的政策。早在三年以前，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就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提出了警告說：「任何政府，如果把共產黨排斥到門外，那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這就是中國進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的基本特點。……八年抗戰，雖然國民黨政府直到今天，因爲有一個日本侵略者站在面前，還沒有向共產黨公開宣佈全面戰爭，還只用局部戰爭、特務鎮壓、封鎖、恐嚇、準備內戰及不許組織聯合政府等方法排斥共產黨，但是它已經給自己造成了這樣的形勢：越排斥共產黨，就越走下坡路。如果今後還要排斥下去，那就是準備走下坡路走到底。」蔣介石集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由於人民和共產黨的督促，曾經召開和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表示願意同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合作，並因此而在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上引起中國人民對它的最後一次希望。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了這只是一場欺騙，背信棄義的蔣介石，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了分裂的獨裁的偽「國大」。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國主義的幻想爭屬的援助可以使他爲所欲爲，但是任何數目的美元和飛機大砲，終於沒有能夠改變毛澤東同志的科學的預言——越排斥共產黨，就越走下坡路。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排斥共產黨，單獨發出「國大」召集令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人民中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走了下坡路。然而他當時還迷戀於暫時的軍事進展，得幻想着他前面的良辰美景。但僅僅隔了一月，當他實行召開所謂「制憲國大」的時候，他的短促的好夢就完全破碎了。到了這一次召開所謂「行憲國大」，當所謂「大總統」，宣佈他所統治的中國爲「憲政國家」的時候，就已經是他的統治走向滅亡的時候。蔣介石就是這樣把下坡路走到底的。這就是這次南京醜劇中一切混亂和絕望的總根源。

反動的統治階級，當着自己的統治受到人民反對並發生危機時，常常撤換他們已經喪失威信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用反動面貌尚未完全暴露的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代表人物去代替，以便緩和人民的反對，麻痺人民的警惕性，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蔣介石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今天眼看着自己的統治已走向滅亡，他們也極想這樣辦，企圖找一個「適當的」人物去代替那人人痛恨的蔣介石進行統治。這就是胡適曾經被提出爲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和李宗仁被選爲「副總統」的原因。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及國內某些反動報紙竭力吹噓胡適和李宗仁的原因。對反動統治階級來說，今天如果能夠找到一個反動面貌尚未完全暴露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人物，去代替蔣介石進行統治，那確是一種較爲狡猾的對反動統治階級較爲有利的做法，但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竟是腐敗和絕望到這種地步，他們硬是找不到一個比較「適當」的人物去代替蔣介石，結果還是不得不讓這個人人痛恨的蔣介石當「總統」，並倚靠他來維持他們的搖搖欲墜的統治。反動派現在所能增加的花樣，僅僅是用所謂「反蔣」的李宗仁來做「副總統」。據說中美反動派是準備在適當時機以李宗仁去代替蔣介石的。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在李宗仁統治人民的紀錄中，在人民對於李宗仁的認識中，李宗仁不但與蔣介石同樣的反人民、反革命，而且是蔣介石的長期合作者。李宗仁的所謂「反蔣」與人民的反蔣毫無共同之點，人民對於他沒有抱着任何幻想。因此，中美反動派即使眞的用李宗仁來代替蔣介石，也完全騙不了中國人民。

當然中美反動派的陰謀是不會這樣就停止的。在李宗仁也不能夠維護他們的統治的時候，他們還會找到胡適或其他的人物。政學系大公報最近所提出的「自由主義」招牌，和宋子文的部下錢昌照之流在「第三條道路」的口號下所發動組織的社會經濟研究會，以及其他類似的活動，還會在那種情況下招搖過市，蒙蔽羣衆，用新的姿態來保存反動派統治的實質。特別在蔣介石已經倒台，蔣軍主力已經消滅和潰散的時候，反動派還會採取某種隱蔽政策，甚至找到今天反蔣陣營中的某些不堅定的人物做爲他們的護身符，來隱蔽和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待他們認爲適當的時機一到，就使反動派的勢力捲土重來。因爲在那樣的時候，人人痛恨的蔣介石已經下台，反動派又採取了隱蔽政策，一部分人民的警惕性就有鬆懈的可能。因此，我們今天就應該預先告訴人民，就應該不斷揭露反動派的各種陰謀，以便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只是要徹底推翻蔣介石個人的統治，而且要徹底推翻蔣介石統治的基礎，即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及中國的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制度，使任何蔣介石式的統治永遠不能復活，永遠不能借屍還魂。

爲着同全國人民指出正確的奮鬥方針，正當僞「國大」閉幕的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時局的口號，號召打到南京去，活捉僞總統蔣介石；號召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些口號，配合着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民主運動的前進，十分明朗地提出了中國人民的道路。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必須將革命戰爭堅決進行到底，因爲發動戰爭的敵人還沒有解除武裝。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必須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因爲這是人民得以自由和平生活的前提。同樣毫無疑問的，在中國人民和人民敵人的生死鬥爭中間，沒有任何「第三條道路」存在，中國現在只存在着兩條道路：或者是繼續保存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這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領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賣國內戰獨裁路綫；或者是消滅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這就是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路綫。凡以保存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爲實質的運動，無論是從那個角落來的，也無論是打着什麼旗號，都不是什麼「第三條路綫」，而只是反革命路綫在日暮途窮時的化形。一切主張消滅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的人們，只有一條區別於反革命路綫的共同道路，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綫的道路，這就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道路。中國歷史現階段的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能參加中國民主的行列，決定了這個行列只能由無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從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失敗以來，兩年間的歷史，雖然只是短短兩年的歷史，卻把這個眞理證明的如此生動，如此豐富！中國人民現在普遍地由自己的經驗認識這個眞理了，這就保證了反動派的舊中國不能不滅亡，人民的新中國不能不勝利。

行署召集各機關開緊急會議

搶救災荒推動生產

捐輸之外並由生產部門中抽調糧食 低利貸給災區的群衆使能繼續生產

本月二十三日晉綏邊區行署召集邊區一級各機關首長、代表及興縣負責同志三十餘人，假興城軍區後勤部辦公室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具體深入貫澈分局「救災救死緊急指示」。首由行署陳處長希雲同志發言，指出：救災救死是邊區黨政軍民當前的緊急任務，同時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將各地災情，綜合說明後，即號召大家應對羣衆本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精神；節衣縮食，努力救災救死工作。並提供具體意見讓大家討論。主要的是：如何組織救災救死的物資力量；具體的救災救死的辦法；以及組織幹部到災情嚴重的地區進行工作等方面。繼由黎化南同志對上述諸問題加以說明，並着重指出：各單位糧食、經濟亦很困難，但須熬一股勁，支持這最困難的時期。又說，邊區羣衆支持了抗日戰爭，自衛戰爭；今天他們有了困難，我們應該支持他們渡過災荒。本此精神，大家均踴躍發言，茲將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在救濟災難民上，過去各單位都拿出了相當的節餘糧食菜蔬和衣物，如伙食上的節餘糧，機關農場、工廠生產糧，小孩子的撫養米，及個人日用品費用，做了救濟，也有些單位的生產部門，無利或低利底貸羣衆籽種、口糧開荒的。救濟糧都經政府分撥送到神府、木、府谷、興縣等各縣，現部份尚在運送中。這是有成績的，應加發揚。在會上各單位又仔細計算自己伙食必需後，又提出一大部份，可以做救濟災區羣衆用的糧食。前後總計在八百六十三小石的樣子。除救濟糧是直接解決災區羣衆口糧困難外，同時各單位小公家，亦多有自願在自己生產部門中，抽調相當數量的糧食，底貸災區羣衆，使能繼續生產（約已用出一五四石，準備再用一二九石）。並決定各單位所經營之合作社，須担負轉運糧食到市場上去出售，以供羣衆有錢購買糧食的需要（統計已售出二千六百三十石，目前可有七二七石週轉）。綜合以上三項的情況與數目，列表於下：

機關	救災糧數（小石）已捐	準備再捐	底貸羣衆生產糧數（小石）已用	準備再底貸	週轉調劑市場糧數（小石）已售	準備繼續週轉出售
司令部	三八	一五四		九三	一〇〇	四〇
政治部	一九				一五〇	五〇
後勤部	八〇	二〇		七〇〇	二五〇	三〇〇
衛生部	二六	六二			二三〇	七七
工業部	五〇	四六	四			
分局	四五·八	一二·二	四五	一〇〇	五〇	五〇
行署	一一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
保安處		三三	一〇〇	一〇〇	七〇〇	
總兵站		一〇		一五		
晉綏報社	一六					五〇
軍實科		二一		一〇〇		
貿易公司	五六					
洪濤印刷廠		九				
一分區	四七	八	五		一五〇	一〇
合計	四八七·八	三七五·二	一五四	一·二〇八	二·六三〇	七二七

每石均以一三〇斤計，共計救災八六三石，底貸一·三六二石，週轉出售三·三五七石。

救濟粮要集中使用 組織運輸力很快運到災區

二、在具體做法上，根據災情的嚴重程度，對各種糧食，決定使用原則爲：災情較嚴重的地區，如河西、興縣三區五個行政村，二區兩個行政村，把救濟糧集中使用。各救濟糧分配情況是這樣：工業部的撥運河西，軍區司令部直屬單位的撥運興二區及三區一部村子。行署、保安處、軍實科、工商局、洪濤、興縣各機關的撥運興三區，後勤部撥運二分區。其他亦正在分配中。底貸羣衆生產糧，即分配在災情較輕的地區，但基本上和上述分佈大致統一。此種糧食在救災救荒使用中，又分無利借貸與低利借貸兩種。即在此青黃不接的時候，底貸羣衆，用在農業生產上，以收秋收後，由羣衆還糧或付其他土產。這種低利借貸，大家一致認爲，基本目的在於救災，求得公私兩顧，不讓各單位吃虧，也不讓羣衆吃虧。所以，在工作進行中，就還反對那種偏向的營利觀點，在思想上明確，這種低利底貸生產是和舊社會地主、商人探買羣衆青苗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爲了進行的很好，一致同意抽些工作須協同地方組織，具體研究辦法，深入村子去做。檢討過去救濟糧的運輸工作時，軍司杜處長強調提出，大家把可能的運輸力組織起來，包括乘馬、駝騾、毛驢等，把救濟糧很快送到災區。爲了救急，除按各單位糧食所在地分區域進行外，又提出地方黨、政府須組織羣衆力量，出脚價運輸，或發揚階級友愛，動員外區羣衆幫助等各種辦法。至於工礦方面，除工業部系統所在地區解決不少無缺糧戶的困難外，各公營或公私合辦的煤窰，在淡月期間，同時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要繼續開採，由工商局收購煤炭，還對當地工人生產有了底墊，同時也可解決一部河西過來難民的口糧問題。同時，爲了滿足市場上糧食的需要，各單位生產機關、合作社、農場，須担負由外地購運糧食，讓市場上有錢能買到食糧，解決羣衆的口糧並鞏固金融。以上諸項辦法正分頭迅速進行中。

組織生產救災小組 協同當地領導工作

三、各單位幹部組織生產救災小組，分區下鄉，一方面檢查救災救死工作的進行情況，一方面直接帶救濟糧與底貸生產糧到災區，災民中去。歸納陳希雲同志指示：（一）下鄉做救災救死工作，要用土改工作的精神，吃苦耐勞，深入羣衆。（二）救災救死工作中要有明確的階級觀念，一切工作要通過區村代表會、貧農團、新農會去做。（三）只有搶救災荒才能推動生產。後勤劉部長更提出這一切工作，都要和地方黨、政府統一領導來進行，而且要很快把救濟糧運送到災區去。當會即依救濟糧分配地區，各組分別組成（據知行署生產救災小組由王柔茂同志負責，已於二十五日出發興三區工作了。其他小組日內亦將出發）。至於低利借貸一項，日利息高低，具體進行辦法由政府日內召集各有關單位，研究後通知各區進行。會畢後，陳希雲同志說：救災救死工作是緊急工作，頂好能在三天內，幹部、糧食都能到達災區。同時希望各地方亦能積極緊急而具體的行動起來，和邊區當前的災荒作鬥爭。會議緊張的進行了四個鐘頭後散會。

興縣五區開會決定

救災粮全用到生產上

白家溝抽出粮食十五石幫助外村 魏家灘等三合作社抽米十五石救災

（本報訊）五月十七日，興縣五區召開工作團及區村幹部會議，討論發放救災糧。首先檢查了過去貸糧中的平均分配的錯誤，並進行了批評。鄭家塔村只有九石糧，就貸了一百卅多戶，其中許多本有糧食的也貸了，而眞正困難的卻沒貸到多少。因爲貸糧分配不當，該區個別村莊已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爲緊急進行救災救死工作，縣政府已發來貸糧二十石。白家溝村羣衆，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階級友愛下，從所存之五十石糧食（粗糧）中，給高家岩、武家塔兩村幫助十五石。此外，魏家灘民辦合作社、瓦塘羣衆合作、白家溝合作社，還一共撥出米十五石救災，連同各村尚存有的六十餘石果實糧，計全區共有一百多石細糧運來救災。如以一個半月計，每人發口糧九升米，共可解決兩千個羣衆的口糧困難，如此即可爭取不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爲保證救災糧眞正發放到挨餓的羣衆手中，會議決定救濟糧的分配，一定要經過貧僱農會、代表會和農會委員會中討論、審查與批准，幹部確實認眞負責，防止平均分配。克服情面觀點，使之救災糧全部用於救災救死和播種生產上。

機關與公營工廠

節食救濟災民

（本報訊）被服二廠工友們，看到駐村羣衆生活很苦，多數人拿榆皮、樹皮、野菜充饑。工友同志發揮高度的階級友愛，在每星期日休息的那一天，少吃一頓飯，從伙食中節省出的二百五十斤小米，交於駐村農會，囑分配給貧苦羣衆。（張守效）

（保德訊）駐保德之二分區某廠全體職工響應分局救災救死號召，將伙食上節約下來的一百五十斤小米，送到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救濟貧苦羣衆，縣農會已將這些小米分給災荒嚴重的講家溝，幫助貧苦的軍屬、烈屬。（孝）

（興縣訊）興縣公安局工作人員二次募捐救濟災民。大家學習了分局關於救災救死的緊急動員令後，一致提出：「多吃菜，少吃米，節省糧食救濟災民」。全機關每人每天節約米一兩，全月可節省小米八十四斤半，並決定提前拿出救濟災民。個人方面，有的捐衣物，有的把日用品變賣捐助，全機關二十個人，共捐出本幣三十萬元、衣服六件。現已將所捐東西，連同八十四斤半小米一併送交政府統一救濟災民。（通訊組）

保德召開區長緊急會議

討論發放貸粮救災

要將貸粮完全用在生產上

（本報訊）保德縣於本月十日至十二日，召集區長緊急會議，討論發放貸糧，加緊救災救死工作。據各區長彙報：災情最重的是一區，共九個行政村，其中除劉家畔等一個半行政村外，其他七個半行政村，羣衆，大部以糠皮、榆皮、蕎麥稭充飢。二區深溝、張家寨等村，災情也很嚴重，榆皮均已剝光，南坊有兩戶餓的不能繼續生產了，準備逃難走出。橋頭所屬井溝自然村已有因餓而病死的人。會議時特別強調提出將貸糧完全用於生產上，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階級友愛精神，反對「要吃大家都吃」的平均思想，嚴防浪費貸糧的現象發生。保證將三百大石貸糧，分發到眞正勞動而缺口糧農民手中。會議按各地災情輕重，確定分配數如下：一區一百四十石，二區六十五石，三區二十石，四區七十五石，另外，三十五石用來優待缺口糧的軍、工、烈、家屬。現在糧食業已分配。（王尭）

又訊：四區於五月十六日，召開區村幹部會議，佈置發放縣上貸來的七十五石救災糧，按災情輕重決定林遮峪行政十四石、韓家川行政十四石、馮家川十二石，山地三個行政二十九石，區上留了六石，作爲臨時救濟之用。（張正學、高文煥）

×× ×× ×× ××

代七區第四行政村

貸粮貸給最困難的人

解決了不餓死人不荒地的大困難

（代縣訊）七區第四行政村是遭災區，採取集中使用、按需要分配貸糧，解決了口糧籽種困難。該村去年連遭旱雹災，春耕一開始，羣衆就叫喊：「沒吃的沒籽種，地要荒呀！」讓各村最困難的報名時，結果報下一百一十九戶，不困難的也報上來了，單大地自然村六十六戶中，就報了五十三戶，報下小米八石六斗（大石）。全行政村有鬥爭果實小米六大石，和貸糧十五大石，根本不夠分配。後來召開了一次各自然村代表主任聯席會，討論要集中貸：「不要狗扁在圪針上，另號。」並決定深入各村用逐戶算賬辦法，分別眞正困難的與不太困難的。如在大地村，羣衆找了一個沒困難的貧中農算了一下，他自己也有籽種和口糧，別的不太困難的人，籽種和口糧都還不缺，結果，要報貸糧的五十三戶，只有八戶是最困難的，需要貸糧。於是又召開自然村代表主任聯席會議，將各村報來的名單審查了一次，從一一九戶中，把不困難的審查掉五十三戶，後來行政村代表委員會又審查掉十三戶，把糧集中貸給五十三戶。這樣全行政村口糧困難全部解決，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籽種也大部份解決了。大地村貸糧後，羣衆都說：「這下地是荒不了啦！」小南岸村僱農楊補柚，五口人，貸了五斗七升米，夠兩個月吃的，已把原有的和新分下的地大都種上，他高興的說：「有口糧籽種了，我還要開荒。」現在已開下一畝，還在繼續開荒。各村像他這樣貸糧後，積極開荒的很多。這樣貸的結果，全行政村二十一石米，除貸出外，還剩下五石四斗，準備在小滿以前，再貸下去，解決籽種困難。今年比往年貸糧數目小，但解決了救災救死不荒地的大困難。（李春華）

曲陽六區農民代表大會
討論清除生產障礙
堅決為貧雇撐腰團結中農
澈底粉碎地主壞分子反攻

（晉察冀日報訊）本報記者孫雲報導曲陽六區於五月六日，召開了第三次農民代表大會，討論怎樣解決大生產運動的障礙。現在有幾個村發生着地主富農反攻，壞幹部報復貧農團的問題。崗北磁窰上地主張洛煥（七區郎家莊人），罵貧農團是「狗」。靈山一個富農鼓動壞幹部打了三個貧農，橫河口地主苑洛紹、羅子里富農夏開典，逼着貧農團主席，要退回東西。郭家莊，一個在孫嫂嫂的幹部，回來指着報紙上康家峪的通訊，說貧農團給他改成份。城南壞幹部把貧農團主席捆起來送了區，南家莊富農壞幹部挑撥幹部群衆不團結。各村劃錯成份的中農找貧農團去鬧，地主富農也趁水合泥搗亂。另一方面，有些村莊也存在極端民主化、破壞群衆紀律的現象，如東燕川的新軍屬堵着新幹部的門口胡罵。橫河口軍屬打了貧農團主席，朱家峪九家新軍屬去看新戰士，向村裏要路費七十多萬元，有些村派扭架、派軍鞋也派不下去。有些人說：「我不顧去！你敢逼迫我！」靈山的巫婆頭，集合周圍村一百多個婦女，敲鑼打鼓鬧兩天香火會，斂老百姓的米吃。灰嶺的巫婆斂群衆豆子，說是祭雹神。喜峪的巫婆鬧香火大會，還請了西燕川的劇團去唱戲。靈山的巫婆還造謠：「縣長許可的！誰也不敢擋。」黨城、南家莊、龐家窪、野北等四五個村鬧賭博，一部份村貧農團新農會幹部有的是躲到一邊，不敢負責，大生產佈置下去，領導不上勁。

有了章程，什麼也不怕，代表們情緒馬上提高。

在代表會上傳達了縣生產會議上關於劃階級定成份的幾個問題的指示後，代表們興奮的議論：「就等着這一下哩，只要上級給做主，有了章程，什麼也不怕！」這些問題由小組到大會逐一討論解決，橫河口的代表提出：「地主苑洛紹，找了我去逼着給他退東西，還訴說說：『這是上級的命令！』」我說：貧農還餓着哩，不管你！」大家聽了鬨的嚷起來：「你們村應當鬥爭他！」「叫他在全六區游街！」「聯村開大會審判他！」「叫他說出來是誰叫他這麼幹？他藏着的財寶還沒都拿出來還追他的地財！」大家通過並提出各村有地主富農反攻的都這樣懲罰他，但不要影響生產。代表們同時議論着說：「崗北地主張洛煥叫他在靈山集上遊了街，他狗日的也不鬧了！咱們得硬點，越軟了越不沾！」

「問問壞幹部怎的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整他的思想！」

接着南家莊代表提出該村壞幹部孫彩義，過去當農會主任，把自己的壞地換別人的好地，去年劃了他個富農，後來重新審查劃了個中農，又吸收他入了農會。他一時表現挺積極，又選上了幹部，現在他不但不幹工作，還找幹部追問他的成份，跟貧農團要豬肉（劃為富農時吃了他的豬），並背地裏挑撥幹部不和，鬧宗派。他造謠說：「貧農團打人罵人！」妄表的代表聽了說：「他是老幹部，什麼不懂？侵犯了群衆的利益，群衆寬大了他，他倒來破壞，把他撤職查辦！」鄭家莊代表說：「問問他怎的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整他的思想！」「教育他再不改就處罰他！」最後大家決議：回去村幹部開會批評他！不改正就交群衆大會罷免他，處分他。別村的壞幹部報復反攻的，交人民法庭（靈山壞幹部已送人民法庭扣押）。

有的代表犯了右傾 大會給予批評

輪由東龐家窪代表報告說：「俺村龐洛庚幾家中農的糧食、衣裳等都退回了……」大家交頭接耳的唧咕了一會，一個代表不滿的說：「你們怎不把他家劃成貧農？」一嘍時會場騷亂了，有的代表說：「龐洛庚七個小子一窩狼！全曲陽誰不知他老封建地主！」「看他那大房子操口多高吧！」潤子村女代表憤怒地說：「他是地主，誰和俺村地主結親家誰不曉得？」東龐窪的代表忙分辯：「他家事變時就分了家，下降了，是中農！這也是上級叫改過來的……」突然一個代表舉着拳頭高叫：「你傳達上級！」大家也喊起來：「這樣的貧農團代表！怎麼當的？」「不行！你們眞給丟人！」「都像你們，窮人還翻身了？下降戶也不能退！」套裏村張二且起來說：「事變後我給洛庚的兒子洛四打過活。那一年他不僱三四個活呀，這是什麼中農啊？」大會批評了東龐家窪代表「犯了右傾」，並將此問題交區農會調查清楚，進行處理。

未劃清階級和未經區批准以前，不許退東西

決議各村劃不清階級不經區批准不許退東西。潤子里新農會一個代表拉攏富農，私自把東西退回去，由他負責要回來，再處理他。東燕川代表報告了侵犯中農利益，他村鬥爭了中農，並登記中農的洋財，嚇下的部份就沒收，弄了兩石多糧食分了吃了，還有兩戶中農獻了洋錢，還沒有分。這次討論，決議叫他們堅決把中農的洋錢退回去，糧食分了吃了就不用退，秋後拿公糧時按數減輕他們的負担，全村一家多出不了一升二升就解決了，省的叫貧苦軍屬、貧農拖下窟窿，也可以和被收了糧食的中農談談，商量解決。如果人家眞心不要退了，就拉倒。

民主沒紀律也不行，對跑避扭架的定出辦法。

論到極端民主問題，灰嶺代表說：「俺村派去抬担架的有的跑回來，叫他再去又跑了兩個。」有的代表說：「這樣的人，他去的工不給他頂工了。」有的說：「過去的光是不頂工還不行，那樣還會有人去跑。今後誰跑了，另派担架還得叫他去，跑了不能頂數！」大家說：「對！這麼着大小村才算公平哩。」大家一致意見：「對破壞支前的壞分子送人民法庭處理。」「民主沒紀律也不行！」最後，大家討論了目前大生產應趕緊送糞，將所有的糞送完，耕完生地翻二遍，下雨後突擊播種，附帶解決劃階級問題，大家說：「這回沒擋頭了，趕緊領導鬧生產吧！」

保德榮家溝婦女
自動恢復紡織合作社

（保德訊）一區榮家溝自然村婦女，自動恢復起紡織合作社。該村七十二戶，三百零五口人，只有六百八十四垧地，土地不夠種，群衆主要靠掏炭生活。為增加副業收入，一九四六年群衆自動集起一石八斗米，成立了紡織合作社，每年分紅，社員至去年七月已由三十四戶，增加到五十六戶，資本亦發展到十八石米，合作社得到群衆普遍擁護。去年七月因救災救死，就把合作社資本全部分給社員作了生產口糧。今年政府號召恢復紡織，農會開會時，婦女們提出：自合作社停辦後，紡織生產便受到很大損失；一致要求再把紡織合作社恢復起來。第二天，幹部盧外生、趙虎子，就召集婦女開會，大家你一斤棉花，她一斤綫子，三十六家共投資了三十四斤棉花、十二斤綫子；貿易局為扶助合作社，又貸墊了五十斤棉花，並選舉過去對合作社有經驗的趙虎子當主任，退伍軍人袁石兵當幫辦，其中一個人在自己家裏吃飯，每月由合作社從紅利中給他們些米津貼。規定紡婦向合作社領上一斤棉花，按紡的綫子好壞，再向合作社換一斤六兩至一斤十二兩棉花，由合作社把綫子交給四架機子織布，賺取織布工資。織布工人現有六人（男二女四）。另外，再培養學徒二人。自合作社組織起來後，久已停頓的紡織又活躍起來了，代表盧貴有說：「我家有六口人，兩個女人經常紡綫，一個月紡七斤綫子，賺四斤棉花，還不誤掏苦菜，五個月賺二十斤棉花，能織四十丈布，能換四石糧，種種八垧地，對生產救災有很大幫助。」（工農通訊員萬湧泉）

× × × × × ×

興縣張家坪農民
互助牛草肥料

（興縣訊）六區張家坪行政村所屬南吉村中農劉振萬、劉振千二人，聽說永勝村（新設移民村）牛草很困難，就自動拿出牛草一千斤幫助該村群衆，使他們都能把地種上。

又牛家凹自然村毛成讓牛草困難，白玉徵、高鳳威等四人就拿出一百八十多斤草來幫助他，夠他的牛吃一個多月。該村張斗林、張還女等並拿出四十九口袋糞，幫助缺肥料的人。（楊長生）

大寧得到貸糧農民
積極開荒擴大耕地
中陽上橋群衆開荒千七百畝

（新華社呂梁訊）大寧得到貸糧的貧苦農民積極開荒擴大耕地（按：該縣第一次貸糧為一百二十五石）。南莊自然村有五戶開不了鍋的農民，得到貸糧後，已開下荒地一百八十畝。吉亭村的渴園珠，九天開荒十畝。溝當村的張金全每日靠打柴為生，給貸糧一斗九升後，已開荒十三畝。房村王鳳瑞等十家農民，用變工形式到吉縣僑子河販賣糧食，賺下利，打夥買了毛驢一頭；並鋤過自己的麥田三百六十五畝，開荒地一百二十五畝。當支村所屬二十一個自然村，到目前止已開過荒地二千二百三十多畝。據一區統計，已開荒七千八百多畝。「兵農合一」暴政下荒蕪的大量土地，已在逐漸消滅中。為繼續幫助群衆恢復生產，解決青黃不接時期的口糧，民主政府已決定再次貸糧一百石。（蘇家德）

（中陽訊）一區上橋行政村群衆積極開荒，據目前初步統計，該村已開了生熟荒一千七百二十三畝；其中以上橋和馬家峪兩村開的最多，上橋村一百〇九戶中有五十五戶都參加了開荒，僱農王金元、張補生兩人各開了二十畝，並都下了種。大家還把十多年的灰土堆挖來上了糞，從來未溜過的茨畔也都溜平了，表現了極高的生產情緒。（劉翠英、張志高）

離石西相王群衆
朋夥買羊積肥

（離石訊）西相王村農民朋夥買羊，變工種地。該村在敵佔前有十三群羊，在敵人統治下，羊群減少，四五年解放時，只剩下中農李成一和富農張大金的兩群羊了，前年也均賣光。縣上發放貸糧與發動買羊後，十五日晚農會專門開會討論買羊問題，大家紛紛議論買羊的好處：「種地不上糞，等於瞎胡混。」「一簍上一隻羊，一年能集十担糞，夠上一畝地，多打二斗糧。」「一隻羊一年能剪半斤毛；一人能放六十隻羊，毛夠羊藥費（灑藥、鹽等零支），生下的羔子夠放羊的工錢和飯錢。」大家都知道養羊好。僱工雛運生與中農李統一、梁選倉、張大同三人決定合買一群羊，十八日雛運生找了養羊有經驗的郭芝茂到方山大中舉買回四十隻羊，大家推雛運生爲門放羊，雛留下的水地五畝半、平地三畝、山地五畝，由李統一等三人負責耕種。喂羊所得的一切利益，按股均分。現李純一、李繼有、李有世等也準備朋夥買羊。（鄭明、索芳）

離石五區
檢查安置移難民工作
對少數村莊排斥現象應進行教育

（離石訊）五區在四月十五日召開的區農委、工作團聯席會議上，檢查了安置移難民工作。一月來安置的難民已達四十戶，大部村莊如朱化村、岔上、中局、梨樹塔、千年里、高家莊等，都幫助難民解決了生產的困難。朱化村去的二戶難民，每戶分給三畝水地、三畝旱平地、五畝山地，四斗小米的口糧；每戶給解決了春耕種籽，還給了二斤鹽、一斤油。春耕時沒牛，群衆將自己的牛調劑給用，現所有土地已經入種。但也有個別村莊發生排斥難民的現象，如下樓橋只去了一戶難民，四口人，除不照護安置，還推躍代表車塔躍到村農會交涉推誣。甚至連燈盞也不給解決。大家檢討這主要是對幫助移難民工作宣傳教育不夠。今後主要先打通自然村幹部思想，教育提高群衆，發揚互助友愛精神，幫助、安置移難民。（景之彥）

日共領袖岡野進縱論
目前日本的兩條政治路綫
——日共堅持以自力更生重建日本經濟，在獨立和平民主三條件下歡迎外國投資。——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東京訊：（遲到）日共領袖岡野進，於三月二十三日應記者俱樂部之邀，向外國記者團發表演說，縱論日本局勢稱：目前日本面對着三大問題，即如何恢復經濟、保證完全獨立、安定人民生活。爲了解決這些問題，現在存在着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綫。第一條，是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等所採取的路綫，其根本方針，是引進外國資本以解決國內問題，這一代表着資本家利益的方針，成爲蘆田現內閣的活動基礎，蘆田所採用的所謂「長期政策」，就是將其基礎放在外資輸入上。戰後任何一個內閣，都無法以資本主義的方法重建國民經濟，無法以自力來解決由於生活程度極度困難而發生的工人罷工與勞資糾紛。諸君還記得，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的總罷工是怎樣結束的吧？政府企圖假藉外力來鎮壓工人運動，這自然是輕而易舉，不犧牲資本家的利益的辦法，因此，在片山內閣成立以來，一向都執拗地執行這種政策。但它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呢？第一，削弱了日本的經濟和喪失了它的獨立性，從而當然要喪失國家的獨立。第二，日本不僅向外國乞食，而且成爲國際紛爭的中心，擾亂了國際間的合作與世界和平。第二條路綫，便是日本共產黨所堅持主張的，以自力更生重建日本經濟，動員與利用國內的所有物資與人力來進行恢復工作，自力不足之處，則依靠外國的援助。日本是有自力更生的基礎的，首先我們有豐富的技術人員和勞動力，只要勞動條件加以改善，勞動者就能夠發揮最大限度的生產效率。日本還有必要的機械設備與各種工業原料（缺）外，並有應當利用的豐富的水、火發電動力，國內不足的工業原料，如銅、石油、棉花則可以自國外輸入，農產物可以自力大量生產。爲此，就必須徹底改革土地制度，從事近代化的科學經營與改善肥料。但在依靠專事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方法的情況下，上述的人力物力無法被利用，一切均被擱置。正因爲如此，作爲國有化的第一步，日本共產黨主張把銀行、採煤、製鐵、電氣、交通等重要產業，在人民監督與管理之下，移交國家經營。日本共產黨去年即將有關這一問題的議案，提交國會，但未被採納。只有實行這種社會主義的政策，才能充分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一切人力物力，重建日本經濟。上述一切，並非說明日本共產黨反對外國投資，但是我們必須提出三個條件：（1）投入日本經濟的外資，應當全部用於恢復日本經濟，而具有追求和平的目的，而不能爲維着任何政治意圖。（2）當吸收外資時，必須保證日本的獨立主權。（3）投入日本的外國資本，須置於民主的管制下，必須置於人民的管制下。只要具備上述條件，日本共產黨是歡迎外國投資日本的。而日本的對外貿易必須遵守下列幾個原則：首先，日本的產品的主要市場，不應求之於國外，當實行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後，日本國內本身便會成爲暢銷商品的市場。此外，以奴隸分勤爲基礎的對國外市場的傾銷政策，必須避免，輸出品不應是輕工業製品，而應當是機械設備。對外貿易不應僅與一國或數國進行，而應與多數國家進行之，如果對外貿易只與一國之間進行，便將威脅日本的獨立。我們非常重視與遠東諸國的通商。特別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從上述觀點或從獲取原料來源的觀點出發，與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通商是極端重要的。爲了造成上述的國際經濟關係，不消說，希望與聯合國之間迅速締結和約，但是對於日本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僅僅向某一國家和求叩頭，而是必須與世界的一切國家保持平等的友好關係，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日本的獨立。

美帝破壞波茨頓協議
逐步恢復日反動政府行政自由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天津訊：此間報界自東京消息靈通方面人士獲悉，麥克阿瑟總部已計劃逐漸放寬個發指令之制度，使反動的日本政府逐步恢復其行政方面之自由，這說明了美帝露骨破壞波茨頓協議，進一步扶植日本反動勢力。早在本年一月十八日，麥克阿瑟在其致送美國會眾院撥款委員會之信件中，即要求「允許日人在所決其本身內政問題及保衛其本身福利方面，大體上可重獲行動自由」。日議會調查非法處置政府財產之委員會，已奉命於上月二十日結束其工作，事實上已將隱匿鉅額物資並在黑市拋售獲利之日本政界和財界的重要份子，放遲不問。對於日本報紙之檢查制度，亦於上月底宣佈取消。而中央監察委員會，亦於本月十日結束，將審查公務員之工作，移交內閣書記長官。麥克阿瑟總部貿易組紐約辦事處，亦準備於六月二十日結束工作，使美日商人可以直接交涉。這些跡象，說明目前美帝已完成若干準備，使日本政治經濟之若干方面不再受管制。

縱容日本戰犯
美蔣勾結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在中國戰場直接屠殺中國軍民和策劃各種侵略陰謀之重要日本戰犯，現仍在日本本國逍遙自在。據中央社記者十五日報導盟總法制局中國課課長宣維綱的談話中稱：過去兩年半，引渡往中國的日本戰犯，不足十五名，如導演汪精衛出走重慶成立傀儡政權之日本特務頭子影佐　昭，竟可裝病而免予引渡。此外，新近死去的日軍閥米內光政，曾致信蔣匪介石，要求將前日本海軍中國艦隊司令福田良三減刑。而在本月初，蔣匪派往東京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法官梅汝璈，當其宣稱對東條等二十五名首要戰犯之判決，尚須待三個月後方能宣佈時，他說：鑒於世界情勢之急劇變化，東京之審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義。這完全發露了美蔣勾結縱容日本戰犯的眞正的卑劣的意圖。

南鮮人民英勇鬥爭
抵制美鮮反動派偽選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平壤訊：由美帝佔領軍政府一手包辦的南鮮僞選，在六萬餘武裝警察及一百萬「靑年志願軍」的暴力威脅之下，已製造了一個違反朝鮮人民願望的反動議會。朝鮮地方報紙揭發了這次選舉中美帝與南鮮反動當局所施用的卑劣的欺詐與恐怖手段，同時，撮述了南鮮人民反對僞選的英勇鬥爭。這些消息，引用了許多由南鮮逃出的難民的談話，證明南鮮大多數居民都是被武裝警察與「靑年志願軍」以武力驅往投票的，甚至在許多村莊，由美軍親自出馬，把成年的居民抓入，卡車載往投票站。由反動份子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人員，以處罰、沒收土地、取消糧食券等等，恫嚇逼迫人民選他們指定的候選人，毒打抗拒投票的人民，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的事實。儘管美軍佔領當局採取如此橫蠻的軍警措施，但南鮮人民仍然展開了堅決的鬥爭。五月八日，南鮮各地開始了抗議選舉的總罷工，結果使重要的鐵路交通陷於癱瘓，最重要地區的電報和電話都不起作用，若干城鎮仍然沒有電力，許多中學和高等學校都停止上課。人民對僞選和恐怖手段的憤怒，激起他們襲擊投票站和警察站，毀掉選舉箱和選舉文件。在十日投票那一天，南鮮人民的暴動更有增加；濟州島上的全體選民搗毀投票站後，就跑到山上藏匿起來，並將企圖把他們趕回去投票的警察部隊擊退。

也是為了大家夥（續完）
下·朱巴雲作　梁天譯

（四）

——來到扎米拉跟前想學習大收成的甫爾干青年正好頂替了老頭兒。他一邊工作，一邊哼着歌子，顯露出他什麼活都能做，都能完成的樣子。

——這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這是斯大林新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夏天。他們在地裏工作，在兩棵樹搭成的幔幕裏覺。每棵棉花都在她們盤算中，他們帶着母親看管自己孩子的心情來照顧着每株棉花。

——有一天我在棉田裏繞了一個圈子。——卡米羅夫說——我發現了一株依我看來快要死的棉花，萎縮、枯焦，簡直一文也不值了。我說：「扎米拉！扎米拉！它活不成了！」——扎米拉把這株棉花看了一下說道：「喂！你把它記住吧！等秋後咱們再一同來看它。千萬要記好！說不定會找不到它呢！」——哪兒就不需要找，在一公里外就能認出它來！——我這樣說。

——入秋以後，她又把我領到這個地方來。當時我驚訝得眼眉險些爬上了腦門。夏天我看過的那株萎枯得不像樣子的棉花，現在居然齊肩並立在其它棉株當中了。還掛着無數成熟了的棉桃。「你怎會把它弄活了？」我問她。「我們這些人個個像醫生服侍病人似的，一步也沒離開它，所以它才能活過來。它大概生了一點病。所以說想做的事，沒有做不成的啊！」這就是她的回答。

——那年，她實現了自己的話。她的田上收了一萬零一百公斤棉花。——阿布都瑪里克插說了一句。——你以爲她放下心服氣了麼？現在她又說：「我們可能給祖國做更多的事。」今年她在每一海克脫土地上準備收一萬二千斤棉花呢！

聽完了卡米羅夫這些話後，我忽然覺得在這姑娘身上發現了蘇聯人性格上特有的一種興奮的、新穎的東西。她堅決勇敢的前進在人生大道上。爲了更深刻的體味到人生的眞諦，體會到我們的生活和勞動，不獨爲了自己，同時也是爲了全國人民的幸福，她才接二連三地把新目標新任務擺在她的面前。

（五）

——那麼，依布拉楔怎樣呢？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我問他。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甫爾干去了。——阿布都瑪里克回答——他目下大概也像扎米拉那樣在工作着吧，還是好樣了！

——扎米拉和他分別時感到了悲哀。——卡米羅夫補了一句。——他是個好青年，工作也不壞。我們提議請他永遠留在我們的農莊裏，給了他一塊地，還答應給他蓋房子，修花園，可是他拒絕了這些就走了。

——這還不錯。——卡米羅夫沒答覆我而祇說了這麼一句。

——很顯然，他的堅忍、勇敢，和扎米拉一點也不差。讓他自己幹吧！也許不久他便會同扎米拉提出競賽哩！年青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今天學習，明天說不定就比老師還要強。生活在我們周圍的，都是一個賽一個的勇敢與好學的青年啊！

貸糧會上
——河府新區通訊——
侯　憲

我們一行八人，被派往河府（新設縣，包括原河曲黃河西岸的四區和府谷一部）去救濟被匪閻蹂躪八年之久的河府人民。在公益來的一次貸糧會上，老鄉們說出了這樣幾首民謠：

「朱倒霉（指朱匪五奚），眞倒霉，就起就收就要稅，剝削不乾淨上派和稅。

起熟鐵，釘馬掌；起生鐵，倒火熬；起麻繩，開紙坊；起油籽，開油房……。

染軍衣顏料費；服裝費、買槍費、緞還拉搶鄉腳費；辦公處公雜費，官員出門要旅費；娶老婆結婚費，生下娃娃滿月費；最後再有個追加費（縣價跌落的加數）。

要軍鞋，要官炭，要來要去要的你命歸天。

派民夫挖戰壕，抓百姓修碉堡；派上毛驢去磨麵，支差又送炭；牛沒草驢沒料，長蹦死，下一坑埋，老百姓哭嚎啕。

左起款，右要稅，逼着百姓賣房、賣妻、賣女、賣土地；賣土地所得稅，賣老婆離婚稅，殺猪羊割頭稅，賣牛賣馬牲畜稅。」

名目繁多的稅捐，一時是說不完的。就在這些名目繁多的稅捐下，逼成人間許多不忍聽聞的事實。韓家溝韓二狗，種三十來垧地，能打十四、五石糧食，朱匪徵正糧就向他要下八石細米。他交不起賣了一條牛，最後還被村公所綑去痛打的吐血而死。黑界地薛四因出不起糧逃往準齊，家中留下婆媳二人，被朱匪抓去，媳婦被活活打死在街上，家庭給按以「就誤軍食」罪名，將其全部財產沒收。

朱匪對煤窯工人更是殘酷榨取，四區的窯工不但要供給三千匪軍及一千多匪軍眷屬的官炭，而且還得給朱匪在綏遠的眷屬送炭。因此，每一座窰，十來個工人，一月要出五、六萬斤「官炭」。窰工眼看着自己的莊稼荒蕪，不能去鋤務，得下窰給匪軍挖炭。去年十月朱匪向侯萬紅窰要下五萬斤「官炭」，到時掏不出，侯老漢被朱匪亂石幾乎打死。窰井張用顯、郝三秃是兩個窰匠，前年八月被朱匪抓去支差，直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才回來，整整多了一百四十九天。

「快不用說了，說也說不完，說了慘的不行。」大家總總得再不想說下去，接着又討論起貸糧來了。